

北

史

二
九

北

史

卷

八

列傳第七十八

藝術下

北史九十

周澹

李脩

徐謩

從孫之才

王顯

馬嗣明

姚僧垣

褚該

許智藏

萬寶常

蔣少游

何稠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爲太醫令明元賞
苦風頭眩澹療得愈由此位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
京師飢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言不可
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卒謚曰
恭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也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
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略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有
効徐充間多所救恤亮大爲聽事以舍病人死者則就而

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
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報敬
赴平陽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拜奉朝請脩略與兄同晚
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
常在禁內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針藥多効賞賜累加
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
撰諸藥方百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
而氣力尚康孝文文明太后時令脩詠視之一旦奏言允脉
竭氣微大命無逮未幾果亡後卒於太醫令贈青州刺史

徐謩字成伯丹楊人也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

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送京師獻文欲驗其
能置病人於幕中使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
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行長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
李脩之見任用蹇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秘
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爲王公不爲措療也孝文遷洛稍
加眷待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病皆令處療又除中
散大夫轉侍御師蹇欲爲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入居
嵩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年上幸縣瓠有疾大
漸乃馳駟召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詠
省有大驗九月車駕次于汝濱乃大爲蹇設太官珍膳因

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陳餽觴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攝
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褒美以謇爲大鴻臚卿
金鄉縣伯又賜錢絹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皆經內呈
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竝至千匹從行至鄴上猶
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上疾勢遂甚蹙蹙不
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帝崩後謇隨梓宮
還洛謇常有將餌及吞服道年垂八十而鬚髮不白力未
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祿大夫卒贈安東將軍齊州刺
史謚曰靖子踐字景昇襲爵位建興太守文伯仕南齊位
東莞太山蘭陵三郡太守子雄負外散騎侍郎醫術爲江

左所稱事竝見南史雄子之才幼而雋發五歲誦孝經八
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
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
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
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
嶷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
也孝綽又云徐郎驚鎮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楊
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
中不著衣披紅眠帕出房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
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

國左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
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
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啓魏帝
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三年至洛敕
居南館禮遇甚優審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
又闕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
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
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
楊愔以其南士不堪典掌工程且多陪從全廢曹務轉授
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之才甚快快不平之才少解天

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
易因高德正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勲貴臣
咸云關西既是勍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
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
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阼
後彌見親密之才非惟醫術自進亦爲首唱禪代又戲謔
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
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爲弄臣
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
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旣善醫

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
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敕令
詆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
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
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紵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恠之
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
人但今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紵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
爲字此下系紵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
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
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

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刮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又有以骨爲刀子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
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頤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
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
刺史特給鑊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
過度怳忽不怕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
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
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
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針
藥所如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

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即是本屬遂
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爲左僕射士開爲右僕射及十月
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
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旣無所及復
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踈慢用捨自
由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
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
子曲盡卑狎二家若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
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
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

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旣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詎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誤之當爲之也即答云卿姓在上爲虐在下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又常與朝士出游遙望羣大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者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

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之應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常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齟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

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縱之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曰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也自言本東海郟人王朗之後也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藥而不及亮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太后之懷宣武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

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徐謩及顯等爲右詡脉謩云是微風
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
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補侍御師宣武自幼有微疾顯攝
療有效因稍蒙眊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爲領軍于烈間通
規策頗有密功累遷廷尉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
內累遷御史中尉顯前後居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
奸回出內惜愼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
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改革詔委改選務盡才能
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議喧譁聲望致損
後宣武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